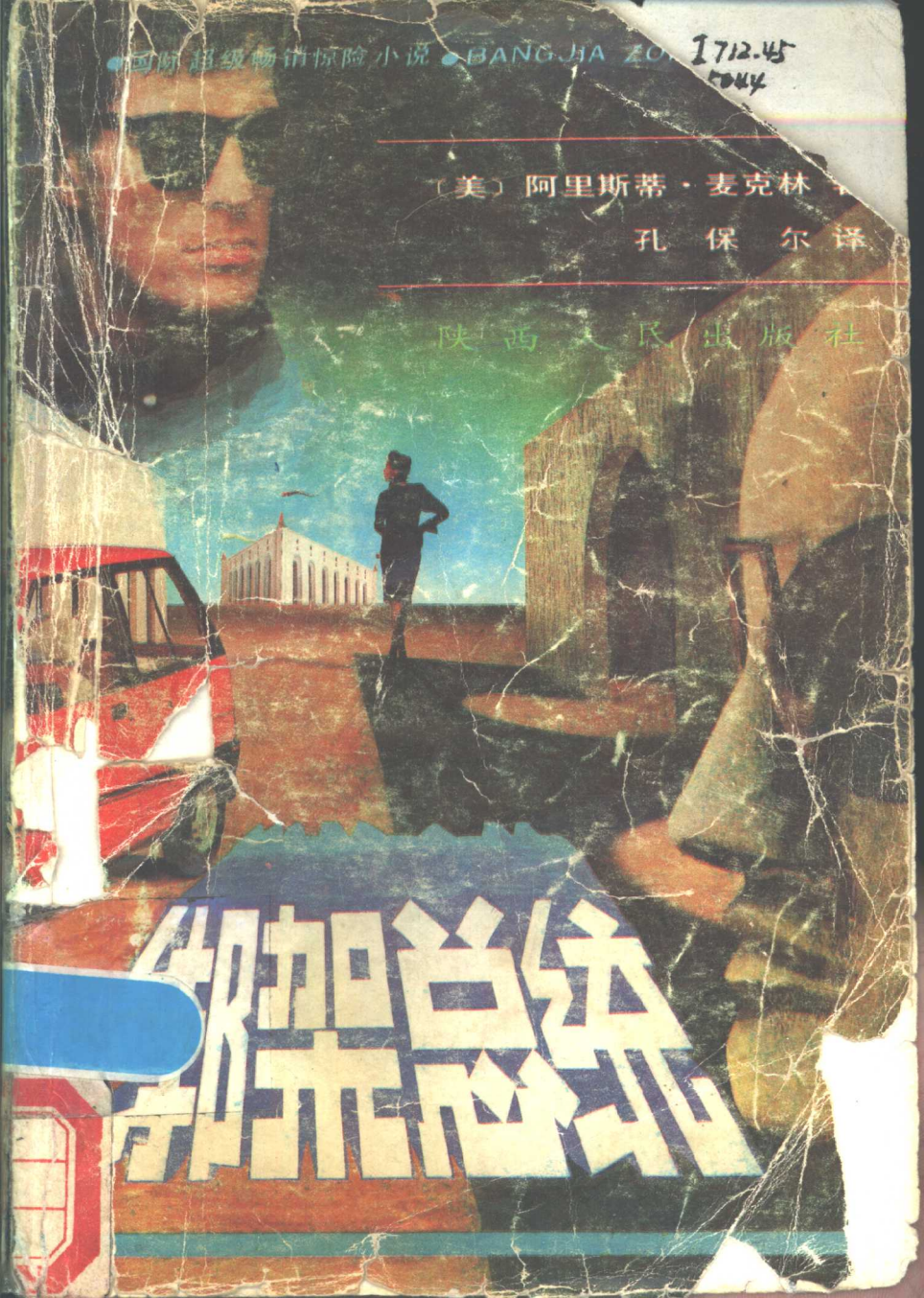


国际超级畅销惊险小说 • BANG JIA ZOU 1712.45
1984

〔美〕阿里斯蒂·麦克林

孔保尔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collage-style illustration. At the top, a man's face is partially visible. Below, a figure in a dark uniform stands on a dark, rocky outcrop, looking out over a landscape. In the background, there is a large, white, classical-style building with many columns. To the left, a red and white vehicle is partially visible.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mid-20th-century pulp magazine art.

惊天动地 惊心动魄

绑架总统

〔美国〕阿里斯蒂·麦克林 著

孔保尔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西安

A FAWCETT CREST BOOK
Fawcett Publications, Inc., Greenwich
Connecticut, 1986

根据美国康乃狄格州佛西特出版公司1986年版译出

绑 架 总 统

〔美国〕阿里斯蒂·麦克林 著

孔保尔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10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ISBN 7-224-00364-6/I·32

定 价： 2.65元

内 容 提 要

《绑架总统》是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阿里斯蒂·麦克林的国际畅销惊险小说。

恐怖集团头子呼风唤雨，血淋淋的场面令人毛骨悚然。

邪恶势力与法律较量，美国内阁首脑束手无策。

美丽小姐乱递秋波，匪首与特工人员争风吃醋。

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大恐怖集团头子布兰森在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天罗地网、戒备森严的安全保护下，劫持了美国总统和阿拉伯石油国王乘坐的专车。劫匪漫天要价，狂妄至极，公然在劫持现场金门大桥上召开国际新闻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实况转播美国总统窘态百出、手足无措的电视镜头。副总统、国务卿和财政部长被迫前来与劫匪谈判。一时间，风光秀丽的金门大桥上阴风四起，杀气腾腾，庄严的法律被蔑视，人类的尊严被践踏。劫匪用直升飞机和高射炮封锁了劫场，并在周围布满炸药。绑架分子穷凶极恶，总统和国王受尽凌辱，美国最高军事当局企图往劫场发射火箭。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高级特工人员莱佛森杀将出来。期间，漂亮迷人、秀色可餐的女记者四月的星期三乱撒温柔，情场胡走，惹得几个男人争风吃醋，剑拔弩张。小说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故事离奇，情节曲折，扣人心弦，既有使人心惊肉跳的惊险场面，又有让人心旌飘摇的爱情故事。

第一章

在战时欧洲这块联合大陆上，一切行动计划都必须不折不扣地以完全彻底的军事精确度加以实施，必须做到万无一失，技高一筹。这个行动计划正是如此。准备工作正在全然的秘密行动和秘密状态中进行。可以说密不透风。整个行动计划的配合搞得滴水不漏。看来毫无疏虞。所有的人员正在进行演习训练，一遍又一遍直到每一个环节都练得完美无缺，灵活机动。他们皆训练有素。每一个可能发生的事情，每一个可能发生有悖与原部署计划的战斗，他们都能够应付自如，无错不乱。他们必须以智勇双全和信心百倍来执行计划，不能变节，不能后退一步，不能违反章程，必须一切服从。

他们的头儿皮特·布兰森要求手下每一个人都必须大胆、自信，而大胆自信也正是他本人的性格特征。布兰森三十八岁，身高不到六英尺，体阔强健，头发浓黑，精神饱满，两

个嘴唇似乎雕刻着永久的微笑，而那双淡蓝色的眸子在许多年以前就早已忘记如何对人报之微笑了。他身着警服，但他并不是一个警察。戴利城以南与旧金山以北两城之间，离默塞得湖畔不远一个废弃的汽车修理厂里，十一个人当中只有三个人和布兰森一样穿着同样的服装。

汽车修理厂里放着一辆汽车，而这个汽车修理厂实际上只是个临时车库，那汽车放在里面看起来黯淡无光，极不相称。它是一辆大客车，规格与众不同，使用寿命可观。这是一个流光溢彩的巨物，车体上半部由不锈钢跨接支撑和淡色通视玻璃构成。车里没有常规的座位，但有大约三十把固定在地板上的转椅，从表面上看来分散而置，所有的椅子都有靠手，一张张形如飞艇的餐桌与每把椅子相接。车的后部有一个衣帽间和一个精巧别致，陈列琳琅，望去满目的酒吧。过了酒吧，有一个后视观察台，揭开地板，一个洞穴状的行李舱便可霍然在目，但里面装的都是电容器而非行李。这个巨大的储存空间七英尺半长七英尺半宽，装载两个汽油从动式发电机，两个二十英寸探照灯，一排各式各样的小探照灯，两个带有三角架看起来颇象飞弹的武器，几挺机关枪，一个没有标记的大板条木箱，四个涂了油脂的小木头箱和各种各样其它项目的材料，其中有几大盘粗细不一的绳子。布兰森的人正在往车上装弹药。

这辆大客车是美国曾经总共制造的六辆车之一，布兰森为它准备出九万美元的价码，目的是他打算要将它派上用场。在他看来投这点钱简直微不足道。他早已通知了底特律汽车公司，一个不愿公开自己身份的百万富翁将作他的代理人买下这部汽车，而那百万富翁可也是个古怪之人，他要把它

漆成黄颜色。然而它运回来时果真就是黄颜色的了。现在它又变成了耀人眼目的乳白色。

剩下五辆大客车有两辆被一对真诚坦率、性格外向的百万富翁买去了，他们两个打算将汽车用于舒适豪华的私人假日旅行。两辆大客车的后部可以停放他们的微型汽车。而这两部车大概一年要呆在它们特制的车库里五十个星期，无事可干。

其余三辆由政府买去了。

天空仍然是黑黝黝的。

另外三辆白色的大客车就放在旧金山商业中心的汽车库里。硕大的滑动车门紧闭不开。角落里，一个身穿便衣的男人坐在帆布椅子上，一把短筒防暴枪挂在肋下，两只肉墩墩的手握住枪柄，静谧地熟睡着。他一直昏昏沉沉，不省人事。这时，两个人摸到了车边，他竟然毫无知觉，睡得更死了。因为他吸入了麻醉枪喷出的毒气，一小时以后才能醒来，这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他全然不知。失去了警戒，他无法向上司交待。

这三辆汽车和布兰森的那辆至少从外表上看一模一样，难以区分。只是放在中间的那辆与它左右两旁的两辆在两方面有明显的不同，一种可以看见车内，一种什么也看不见。它比两旁的车重两吨，因为仅防弹玻璃就比普通的平玻璃重得多，而且汽车上都是巨大的通式全景玻璃。汽车的内部完全是按照骄奢淫逸主人的梦幻装设的，这梦幻正符合一个国家最高统帅私人交通运输工具的要求。

这辆总统的旅行大客车上设有两个巨大的对坐而置的沙发，幽深、柔软、舒适，以便那位具有深谋远虑和高瞻远瞩

的超重量的人可以选择沙发时更能随心所欲。四把扶手椅沿同一条岌岌可危的贪图酒色的路线而设。几只精巧的隐蔽式水龙头专为饮喝冰水，用于各个咖啡桌旁和几个熠熠闪光的等待着每天给它们送来鲜花的金制花瓶。在这一部分的背后是盥洗室和那个配有几个大容积冰箱的酒吧。在这个特殊和不同寻常的天地里储藏大量的果汁和饮料，以适应总统尊敬的阿拉伯和穆斯林客人各不相同的饮用习惯。

再往后，是一个延伸到整个汽车宽度的玻璃房间通讯中心，这个通讯中心是一个总统随时上车要有人操纵的迷宫似的小型电子系统。据说这套装置花销代价比这辆汽车本身的价值还要高得多，而且，与无线电话系统结合起来就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地方通话。在一个玻璃箱子里有一小排颜色各不相同的按钮，这玻璃箱子用一把特别的钥匙能够将它取走。五个按钮按第一个是与华盛顿的白宫进行紧急联络之用，第二个按钮通向五角大楼，第三个通向空中战略空军指挥部，第四个通向莫斯科，第五个通向伦敦。除有必要与他的陆军保持不断的联系之外，总统简直就是一个电信联络系统的严重受害者，甚至就连按他的习惯装在座位上的和装在车后通讯间的内部电话，也扰得他苦不堪言。

那两个人从前门摸上汽车，迅速地移动开驾驶员座下的一个金属板，一个人打开手电筒往下照了照，要找的目标倏然展现在眼前，他伸手从他的同伙手中接过一个看起来好象金属圆柱体三英寸长，直径一英寸的油灰状粘性材料聚乙烯袋的东西，然后用胶带紧紧地把它缠到一个金属棒上。做这些活儿对爆破专家赖斯顿来说简直是轻车熟路，手到擒来。

他们来到车的后部走进酒吧，赖斯顿爬上一个凳子，拉

开头顶上一个酒柜门，目视着满柜的酒。在这个总统的车队里临时兵营的跟随者们无论遭受什么样的煎熬也不会挨渴。酒柜里第一层的左边堆放着两排共十个酒瓶，烈性威士忌酒和苏格兰威士忌酒各半。赖斯顿猫着腰，打探着这满满腾腾，令人垂涎的各种酒料。

赖斯顿从酒柜里取出十瓶酒递给他的同伙，他把其中的五瓶放在柜台上，将其余五瓶装进他们带来的一个帆布包里，显然是要带走。然后他的同伙递给他一个由三件组成的笨重的器械：一个小圆筒，一个两英寸高，直径相同的蜂箱装置和一个看起来很象小汽车消防灭火器并有一个塑料头的装置。这些部件上都装通了电线。

蜂箱的底部有一个橡胶吸力碗，但赖斯顿仍不放心，他拿出一管快粘胶，胡乱涂在蜂箱的底部，末了，用力将它贴到酒柜里边的正面，用胶带牢牢地把它粘在大小两个圆柱体上，尔后又把三个部件缠在最里一排固定酒瓶的圆洞里。他又把放在柜台上的五瓶酒放回到前排。这个装置被完全隐藏起来了。他关上柜门，重新把凳子摆好，和他的同伙从边门下车后将门锁上。那守车的警卫依然在宁静酣睡之中。赖斯顿掏出一个步话机，开始呼叫：“P 1？”

戴利城北部汽车修理厂那辆大客车里安装在仪表板上的扬声器扩出了清晰的声音。布兰森打开开关。

“好了吗？”

“好了。”

“好。”布兰森的声音里没有显出得意洋洋的神气。现在高兴尚为时过早。经过六个星期慎重的准备，一旦出现什么差错，他会前功尽弃，大为吃惊的。“你和迈克返回房

间待命。”

约翰逊和布莱德雷长得酷似。他俩都相貌堂堂，一表人材；都是二十八、九岁，身材体格也如孪生兄弟一般；并且还都长着一头金色的头发，无论体形还是肤色皆如出一辙。他俩躺在旅馆房间里的两张床上，刚刚从睡梦中醒来，心照不宣，惊怒交集地相对而视。他俩中有一个人启齿说道：“究竟要我们来这儿干什么？我们究竟在这儿都做了些什么？”

“请勿大声喧哗，注意你的语言，”约翰逊说。“这话对一个海军空军军官来说是很不合适的。我们干不干什么没有关系，我们来这儿是要求更换服装。”他注视着自己左手食指按着的贝雷塔消声器。“我不必告诉你这个中底里。”

他的确不必把这个中缘由抖落出去。这显示出他们有冷谈的、心有城府的职业作风。因为他俩曾保证不做任何冒失的事。约翰逊站在那儿，腰上挂着手枪。布莱德雷打开军用背包，取出一条细绳子，迅速、熟练地将那两个人的双手捆起来。尔后，约翰逊打开一个衣柜，拿出两套西服，信手递给布莱德雷一套，说：“试试合不合适。”

衣服和帽子都非常合适，如若不然，约翰逊会为之愕然的。因为布兰森，那个最谨小慎微的策划者会对他们的行动不甚满意。

布莱德雷在一个标准长度的镜子里审视着自己。他悲戚地说：“我本应该站在法律一边。美国海军空军部队上尉的服装的确对我非常合适，你自我欣赏都很惬意。”

其中一个被捆绑的人说：“你们为什么要这些服装？”

“我想海军直升飞机驾驶员不会是傻瓜吧。”

那人呆呆地瞅着他。“上帝啊！我看你们站在这儿是不打算告诉我们——”

“对，我们两个大概会驾驶着西考斯盖斯飞上蓝天，你们两个或者更多的人都会看到的。”

“可这些衣服？为什么偷我们的制服？别要花招把这些衣服拿回去翻制。你们为什么——”

“我们的服装不足。当然，我们也许会把这两套衣服翻制。可我们造不了你们身上携带的所有证件——身份证，驾驶执照等等。”他拍拍衣服上的几个口袋。“所有的证件都不在这儿。在哪儿？”

另一个被捆绑的人说：“去你妈的。”他看起来胆大包天。

约翰逊心平气和。“现在充英雄是不识时务。证件在哪儿？”

另外一个人说：“不在这儿。海军把这些东西视为机密文件，都必须存放在保管员的保险柜里。”

约翰逊叹了口气。“天哪！为什么搞得这么困难？我们把一个少妇昨天晚上绑在接待室的一个扶手椅子上了。红头发，长得很漂亮。你们可以回忆一下。”两个捆绑着的人交换了一个迅疾的眼色，很显然，他们的确进行了一番回忆。

“她站在证人席上发誓你们两个都没有存放任何东西。”他冷笑一声。“法庭上的证人席也许是世上她想要走进的最后的地方了，她连声说道没有存放，没有存放。别傻了。你们可以做三件事。说出来吧。再给你们一个小小的劝告，说出来吧，否则我们要把你们的嘴用胶带封上。或者，假如这些都无济于事，我们就只有搜了。你们瞧，假如你们头脑还清醒

的话，那就是——”

“你要杀死我们？”

“干嘛要杀死你们？”布莱德雷露出极大的惊奇。

“我们能够认出你们。”

“你永远也不能再看见我们了。”

“我们能认出那姑娘。”

“除了她的红头发，你们能认出她个屁。”他把手伸进军用背包里掏出一把老虎钳，摆出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

“白费口舌，把他们的嘴封起来。”

两个被绑着的人面面相觑。一个摇了摇头，另一个叹了口气。一个沮丧地苦笑一声。“看来对抗无济于事——可我也不想把漂亮的脸蛋毁坏。东西都在床垫底下，就在脚下。”

约翰逊和布莱德雷从床垫下抽出两个旅行袋，会意地互相对视了一下，点点头，从每个袋子里取出一个数目不是很大的钱夹，撂在床边的桌子上。一个人说，“你们真是一对窃贼，无赖。”

约翰逊说：“先别喊，也许你比我们更贫困。”他从刚刚脱下来的衣服里掏出钱装进穿在身上的军服口袋里，布莱德雷也如法炮制。“你们可以把我们俩脱下的衣服穿上。可两个美国军官穿着条纹短裤在城里东奔西跑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既然如此，恐怕我们不得不用胶带把你们的嘴封起来啰。”说着，他把手伸进了军用背包里。

这时，一个人眼里闪出心怀疑窦和如梦初醒交织在一起的光芒，徒劳地挣扎着从床上坐起身来。“你想把我们——”

“瞧，如果我们想杀死你们，这装着消音器的手枪声音甚至在外面走廊里也听不见。你想，我们会让你们在开始大

喊大叫的时候走出大门外吗？况且，这也会扰的四邻不宁啊。”

他们的嘴被胶带封住后，约翰逊说：“还有，当然，我们也不会让你们活蹦乱跳，撞得四壁和地板咚咚作响。恐怕在两三个小时左右我们更不能允许你们在屋里弄出任何响声。委屈你们了。”他俯身又从军用背包里摸出一个看起来象是烟灰缸的东西，在两个全身五花大绑的人脸上草草喷了几下，尔后走出房间，在外面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约翰逊给门上了双锁，掏出钳子把钥匙狠钳了一下，把钳掉的钥匙头塞进了锁里。

下了楼，他们畅然朝前台的职员走去，一个满面愉悦的小伙子向他俩道了个早安。

约翰逊说：“昨晚你没有值班？”

“值了，先生。一个前台的职员偶而要求小憩一下，资方都不会同意，哪能让你闲吃坐等呢。”他兴趣盎然地注视着他们，“对不起，难道你们二位先生今天早上不想干涉一下总统的事？”

约翰逊灿然一笑，“我们不敢肯定总统是不是在意让你插手他的事。不过也许会的。这不是什么秘密。昨天晚上我们打了个紧急电话给阿什布里奇和马丁奈兹。录音了吗？”

“录了，先生。”那职员把他的钢笔夹进了他的人名录里。

“啊，现在我们只剩下一两件事了——啊——还有我们房子里那两个海军军官，你敢肯定在我们回来时没有一个人接近我们的房间吗？大概需要三个小时。”

“你们只管放心地交给我好了，先生。”那职员将此事

记录下来。“请勿打扰信号——”

“我们已经弄好了。”

他们扬长而去，在街上第一个付费电话亭驻足。约翰逊背着军用包钻进去，往包里摸了摸，拿出一个步话机，立即与布兰森接通了信号，布兰森此刻正在戴利城北那个屋舍坍塌的汽车修理厂里耐心等待。他开始呼叫：“P 1？”

“好了吗？”

“好了。”

“好。原地待命。”

当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的时候，六个人从旧金山湾北部马林郡索萨利多连绵群山上他们的小屋里鱼贯而出。他们组成了一个难以归类的、不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小分队。他们之中有四个人穿着紧身军装，两个人穿着可能是从那儿偷来的皱巴巴的雨衣。他们全都挤进一辆破旧的契佛罗利特旅行汽车，直奔镇上而去。汽车飞驶而行，两边的景色一排排向他们身后退去。南边的金门大桥使人慑服，令人惊叹。它即有曼哈顿的风采，又是旧金山之骄子。东南方，一抹晨曦散射在饱经忧患、历尽沧桑的阿尔卡特拉兹岛上，给它带来了不相称的魅力。正东方，旧金山湾最大的岛屿天使岛巍然屹立。东北方，贝尔弗德雷岛和蒂布龙岛隐秘在圣巴波罗湾，犹若两点白帆。世间如此美丽，风光如此旖旎，景色实为鲜见。这些都来自圣萨利多的骄傲。干这一行的，要求有一个铁石心肠，凡事雷打不动，一切行动听指挥。关于铁石心肠，旅行车里挤着的六个人无一没有，显而易见，这是他们的核心宗旨，追求的目标。

他们来到大街，经过一排排白色的游艇，和一个个停放

着白色游艇的水边游艇俱乐部，然后把车驶进了一条街道的旁边，停车熄火，他和他旁边的那个人走下汽车，脱下他们身上的上衣，加利福尼亚州巡警的制服骤然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开车的司机是一个名字叫吉斯卡德的警官，六英尺三英寸高的个头，身体粗壮，脸膛赤红，嘴角显示出坚毅，特别是他那双冷酷无情，目空一切的眼睛更显示出彻头彻尾的粗暴警察的特征。警察的生涯是吉斯卡德生活的一部分，但和他来往的那些老相识们他都打算尽可能将他们一一甩掉；不过，迄今为止，他一事无成。他们企图使他身陷囹圄。另一个名叫帕克，身高体长，长相粗俗，缺乏辨别力或在远处看见他的人，一定会说他是警察，他那习以为常的警觉，一脸苦相的表情，大概归属于多次逃避警察的法律之权时败多成少的原因。

他们拐进一个拐角，大步流星走进一个当地警察分局。两名警察屹立在柜台后面，一老一少，老的俨然可以作少的父亲。他俩看起来倦容满面，情绪低落，好象随时都有着小憩片刻的渴望，但他们仍不失彬彬有礼的风度，谨慎小心的习惯。

“早上好，早上好。”吉斯卡德既生龙活虎，又胆大包天，是个从美国太平洋沿岸警察手里逃遁出来的人。“警官吉斯卡德。巡警帕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列有长长人名单的纸。“你们一定是马哈尼和尼米兹吧？”

“是的，我们是。”马哈尼是个坦诚的具有爱尔兰人血统的青年，他总会在遇事时搜出一些疑难问题。“你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名字？”

“因为我们看了名单。”对沙龙式的叙语交谈，吉斯卡

德极不擅长。“从这一点上来看，我想你们所长根本就没有通知你们我们要来。喂，是今天早上该死的一个长列汽车的事——从今天早晨的检查中我发现或许在进行这个最后检查花了我大量的时间中，我并没有把所有的时间都白白浪费掉。你对这个州里拥有一大堆既白痴又完全耳聋的警察不免会大吃一惊的。”

尼米兹彬彬有礼。“我们是不是可以知道我们什么地方做错了，警官——”

“你们任何事情也没有做错。”他看了一下他手里的单子。“只四件事情。白班是什么时间？多少人？巡逻车在哪儿？单人牢房在哪儿？”

“就这些？”

“就这些。给你两分钟时间。快点。我还要从这儿过桥到里奇蒙德去检查每一个地方哩。”

“白班八点钟开始。八个人——平常是两倍。巡逻车——”

“让我去看一下。”

尼米兹从一个木板上取下一把钥匙，把两个人领到一排房子的拐角。他打开双层门，两辆警车犹若停放在展览室的样品似的暗淡无光，这两辆车只有在总统、国王和王子等达官贵人路过他们管辖的地区这个重要时刻，才可排上用场。

“车钥匙呢？”

“在发动装置里。”

回到分局，吉斯卡德对着前门点了点头。“那些钥匙呢？”

“对不起，我没听清楚，请您再说一遍。”

吉斯卡德耐心至极。“我知道它在正常情况下是绝对不会锁着的。但是你们所有的人今天早上都必须离开此地。难道你们想要使办公室空无一人地离开吗？”

“我明白了。”尼米兹指了指木板上的一盘钥匙。

“单人牢房的钥匙。”

尼米兹手掂钥匙，头前带路。他们的距离只有两三英尺远，后面跟着的两个人一眨眼就不见了。他们在这难得的时刻已经捷足先登蹿进了前面的办公室。尼米兹随后走进来，吉斯卡德倏地拔出手枪，顶住他的后背。“一个死鬼警察，”吉斯卡德环视一圈，“这对谁都没有好处。”帕克在十秒钟以后把暴怒和惊恐万状的马哈尼也推倒在了他的面前。

两个俘虏嘴被塞住，双手被铐，五花大绑。从他们脸上那扭曲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的嘴被堵得有多么严实。吉斯卡德把一串钥匙装进他的口袋里，又从其它木柜上取下两串钥匙递给帕克，锁上前门，将汽车库打开。他和帕克把汽车倒出。尔后，帕克去把旅行汽车里的其他四个人叫来。当他们出现时，已不再是工人的面目，而是带有赫赫醒目的“加利福尼亚州警察局”字样的警察制服了。

他们驾驶着旅行汽车，在美国101号公路上，向北奔驰，抄近路往西经加利福尼亚州1号公路，过米尔森林和位于二百五十英尺高的先帝红杉树森林，最后驶抵塔马尔佩斯山州立公园，才抛车停下。吉斯卡德掏出步话机，说：“P1？”

布兰森仍然坐在废弃的汽车修理厂那辆大客车里耐心等待。“好了吗？”

“好了。”

“好。原地待命。”